

史诗情感大剧《兄弟兄弟》同名小说

范元 郑钢 著



兄弟兄弟

根据2014黄金档电视剧《兄弟兄弟》改编
斯琴高娃、陈建斌等众多实力演员联袂出演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014060237

I247.57
3559



兄弟兄弟

范元 郑钢 著



北航

C1747747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I247.57
3559

7890901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兄弟兄弟 / 范元, 郑钢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229-07974-1

I. ①兄… II. ①范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3675 号

兄弟兄弟

XIONGDI XIONGDI

范元 郑钢 著
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欧阳秀娟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 刘 艳

装帧设计: 艺海晴空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25 字数: 350 千字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974-1

定价: 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—

1

蓝莹莹的木炭火苗舔舐着三个黑色的砂陶药罐。灶台上，一支插在香炉里的线香几欲燃尽，长长的香灰弯曲着。药汁在陶罐里咕咕地翻滚，袅袅热气弥漫整个房间。

大太太宛如此刻正端坐在太师椅上，眼睛紧紧盯着药罐，满脸肃然。她的身后，几名丫鬟笔直地伫立一旁。

终于，线香熄了，长长的香灰簌然坠下。

宛如舒了一口气，起身吩咐道：灭火，滗药！

药汁被倒进三个瓷碗，又被丫鬟们放进手中的托盘，再由她们轻轻地托起，跨过甬道，送进了内院的三个房门里。

随即，一声清脆的瓷碗着地碎响，三太太水香尖细的嗓音从内院传了出来：不喝了不喝了！我再也不喝了！

水香恼怒地在窗前来回疾走，光影中她年轻的脸忽明忽暗：两年多了，这又苦又麻的药汤子喝了怕有十几水缸了，肚子好久有过动静？

一个丫鬟战战兢兢地站在她面前。

水香发泄道：喝得人吃饭不香睡觉冒汗整天像只母狗直犯骚，简直是受罪！嫌我生不出娃娃写休书好了！有本事把大太太二太太一块儿都休了，既然都是不下蛋的鸡，都休了，休了这院子就清净了！……

内院，放下药碗的宛如和二太太颂莲，同时跨出了各自的房门。

颂莲满脸不忿：怎么回事？丢人臊皮的事能这么叫唤吗？她不要脸我们还要呢！

宛如神色沉郁：我们三个人的肚子都不争气，还要什么脸！

颂莲没好气：怪我们呀？要是只怪我们，那老爷他早晚也吃那些大药丸子做什么？

话音未落，脸色铁青的孟敦甫拉开了自己的房门。

宛如和颂莲赶紧迎了上去，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：老爷！

孟敦甫耷拉着眼皮，看了一眼水香房间，叹了一口气。

颂莲一脸是非地小声说：水香太不像话了，不喝药不说，还把药碗给摔了！

孟敦甫什么也没说，从房间里出来，扭头迈步朝外院走去。

听见了外面的动静，水香小心翼翼地把脸探出房门，宛如和颂莲赶紧走上前去。

颂莲带着责备说道：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大太太她每天早上亲自盯着熬这碗药已经盯了多少年了？这药何等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孟五德堂的百年江山都在里面的！生不出娃娃来接老爷的班，孟五德堂这偌大的金山银山，将来又要给哪个？

颂莲的话一出口，三人不禁都陷入了沉默。

正如颂莲所说，作为川地首屈一指的盐商巨擘，孟五德堂下有几百口井灶，数十条盐船，十余家钱庄字号，外加城外几千亩田地。可是，面对这巍然的财富江山，孟府上下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原因在于，当家人孟敦甫有痛入骨髓的难言之隐——年近五十，膝下竟无一子半女。

为了生儿育女，孟敦甫前后娶了三房太太，却都未曾生养。二十余年来，汤剂饮片、丸散膏丹，都被孟敦甫和他的三位太太吃了一个遍。可是，硬是半点作用都没有。

这天，孟敦甫纳着闷儿出了自家大门，一路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间，竟然又走到了名中医何汉儒的半济堂门口。

面对老朋友，孟敦甫一脸忧患地倾诉起了衷肠：何先生，我和我太太们吃你的药年头已经不短了，你直接说，毛病到底出在哪个身上？还有没有救？

何汉儒犹豫有顷：甫公今天决意探究底细？

孟敦甫十分坚决：对！

何汉儒一脸严肃：那汉儒便坦诚相告了。

孟敦甫洗耳恭听：请讲。

何汉儒清清嗓子：三位太太肾气充盈，天癸正常，汉儒用药也都是温补气血、养肝暖肾的寻常方子，实属可用可不用之间。

孟敦甫不忍卒听似的微闭上双眼。

何汉儒看着孟敦甫，摇摇头：但甫公你却是少见的男症顽疾，的确超乎我

早年间的判断！

孟敦甫一动不动。

何汉儒满脸无奈：这些年，我将家传的所有秘方全都用了一遍，尤其是真龙丸、养精汤、金龟散，都是十用十准的方子，可在甫公这里竟然没有丝毫效力，显见是……

孟敦甫睁开眼睛。

何汉儒咬咬牙：先天缺失！

今生今世，无子无嗣，何汉儒的这个论断，让孟敦甫如五雷轰顶，肝肠寸断。

两百年的孟五德堂，难道真的要在自己手上散伙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没有给孟家留下香火，自己死后连祠堂也进不了啊，只能，只能去做孤魂野鬼了。想到这里，孟敦甫的身体突然一阵抽搐，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。

孟敦甫前脚才刚刚倒下，却没想到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内江糖商沈月庭后脚怒气冲冲地登门逼婚来了。

人还没照面儿，就听见沈月庭的声音从外院嚷嚷开来：每次我来催，甫公总是说你们那个念洋书的兄弟还在日本修学，我也就信了。可三天前我在成都青石桥遇见他啦！

从沈月庭口中得知这个消息，让出门接待他的大太太宛如万分错愕：啊？光甫在成都？

沈月庭跺跺脚：不仅在成都，还领着一帮人上街游行反朝廷，闹什么保路！你们就不怕株连九族？

宛如瞠目结舌。

沈月庭继续诉苦：五年前你们吹吹打打上门下了聘，结果我那大女子在娘家沅到二十出头也没见花轿上门，还骗我说人在日本！

宛如只好解释：庭公，我们真是不知道光甫已经回了成都，我们……

沈月庭截断话头：且不说我大女子等了他五年多，上街反朝廷也是砍脑壳的大罪呀！赶紧叫人把他弄回来，避祸，成亲！

沈月庭不管不顾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，这意见却让困顿中的宛如眼前一亮。

这天晚上，宛如坐在孟敦甫的床头，看着他苍白着一张脸，心中充满忧患，心疼地说：老爷，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既然光甫回来了，就该履行这门亲事，成了亲，生了娃娃，不就是我们孟家的血脉吗？孟五德堂不就有后了？不

就保住了？

宛如的话，让孟敦甫黯淡的眼神倏然间亮了起来，大喜道：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怎么早没想起光甫生了娃娃也是孟家的血亲啊！

宛如笑着点头，继续推波助澜：白天，我和庭公已经商量过了，喜事赶早不宜迟，不如就把喜日子定在这个月的十六！

孟敦甫想了想，却犹豫了：可是，光甫举得很哦，要是不回来怎么办？

宛如安抚他道：那我就亲自去成都接他！孟五德堂的存续是天大的事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？他能不感念我们把他抚育成人？

孟敦甫气息衰惫：算了，还是我去吧，你一个女人家出远门诸多不便，要是……

看着终日神伤哀牢的丈夫，宛如心有不忍，万般体谅道：何先生刚才说了，你这些年为这件事劳神耗心，早就种下了病根，这次是一起发作了，可不是寻常小恙。必须静养两个月，不能下床，不能受风寒，更不能着急动气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带俊川上成都，让颂莲和水香备办喜事。七月十六我一定把光甫带回来，吹吹打打进洞房！

2

五年前，孟光甫离家之前，曾与孟敦甫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执。

那日，孟光甫突然向孟敦甫提出自己想去东洋留学的理想。孟敦甫不明白，光甫从小到大，从私塾、书院再到成都的官学，都已经念了十几年的书了，学的东西也不算少了，为什么还要到东洋去念书？那洋书能教他打井、汲卤？能教他煮盐、晒盐？

孟光甫很倔强，告诉大哥，他不会守着卤水、盐巴数银子的，那不是他的理想。他的理想，是要去东洋学更大的本事，学工业，学新政！

孟敦甫不懂什么是工业，也不懂什么是新政，他打心眼里反对孟光甫漂洋过海，离家万里。他怒气冲天地质问孟光甫，偌大一个孟五德堂，这么多的井灶视号，难道还不够你施展本事的？再说了，你是老孟家的子孙，不跳碓板不打井，卤水自己往外冒？不开火圈不煮盐，卤水晒干就成了盐？笑死先人！

可是，光甫依然不为所动。孟敦甫眼看劝不住弟弟，惹急了就开始撻狠话，说自己不给光甫出盘费！

孟光甫也急了，告诉大哥，爹的遗嘱里说了，这孟五德堂是他们两个人的，虽然他也不是闹着要分家，但情是情，理是理，偌大的孟五德堂自己只要一份留学费用，这过分吗？

最终，孟敦甫根本拦不住孟光甫的一腔热血，只好甩手随他而去。

这一晃，竟然就是五年过去了。

山青水绿，大太太宛如坐在一辆骡车上，一边行进在蜿蜒的官道上，一边回忆着往事，深邃的目光中，流露出来的尽是担心。

宛如心里很清楚，光甫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，见识自然不是自流井的人可比的，如果他肯收住心，回来帮着老爷经营孟五德堂，那自是再好不过。可是，他收得住心吗？即便他不肯留下，至少也要把喜事办了，只要他一进洞房，老爷的病马上就会好起来，只要他能给孟家留下一脉香火，只要孟五德堂不改姓，以后就算光甫愿意在外面搞什么工业、新政，也都由着他了！

想到这里，宛如心里骤然轻松了一些。临走之前，她已经吩咐过颂莲和水香，全力以赴筹办婚事。沈家小姐苦候了五年，婚礼不搞得喜庆点，也真是对不住人家，三十桌的海参席，二十盏的大红灯笼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就是等着二老爷一到家，新娘子掐着点儿进门，时间分毫都别差！

所以，宛如此行的任务就颇为艰巨了。然而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孟光甫在日本求学时参加了同盟会，此时，正在成都参加如火如荼的反清保路运动。

保路运动，在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前哨战。运动开始后不久，朝野僵持，川督赵尔丰便挥舞起了屠刀，血腥镇压四川民众。

于是，孟光甫与其战友丁一轩、夏楷等激进青年，便在成都计划刺杀赵尔丰。他们事先打听好消息，得知赵尔丰最近频繁地造访少城的将军衙门，估计是在说服满将军玉昆同意出兵镇压保路同志会！而他去少城的将军衙门时，均是轻车简从没有排场，而且必须经过走马街和学道街的丁字路口。孟光甫又和丁一轩去勘探好地形，发现这个路口两侧分别是品涛茶铺和悦来客栈，而两边二楼敞开的窗口，刚好和街面构成一个四十五度的绝佳角度，距离又在三丈以内，以两把枪交叉射击，想必赵尔丰是在劫难逃。

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，留着齐肩短发，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，目光坚毅的孟光甫拿起一把滑膛枪，当即表示：我负责一把，另一把谁来？

同样留齐肩短发的夏楷和梳满清辫子的丁一轩眼神交接，都纷纷表示我来！我来！

兴奋起来的夏楷还欲夺孟光甫手中的枪：光甫，还在日本的时候你大哥就

来电报，让你回自流井成亲并经营家族产业，你这次就不要参加了吧？万一有个闪失……

孟光甫坚定地回绝了夏楷：如果我贪恋那份家业，当年就不会东渡留学了！他环顾二人，慷慨激昂地说：有人说，川人贪图安逸享乐，是不思进取的族群，错！当需要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灌自由民主之花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丝毫犹豫！

于是这天，终于到了孟光甫等人预定好的刺杀时间，而宛如的骡车也在此时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成都。可是，原本成都最为繁华的东大街，街两边鳞次栉比的商号、货栈，此时却全都关门闭户，一片萧条。这一情景，让宛如万分愕然。

由成都市民和学生组成的游行请愿队伍声势浩大，络绎不绝，潮水般迎面而来，两辆骡车赶紧靠到路边停下。

人们高呼着“川汉铁路属于中国人”、“四千万四川人誓死保路”等口号，举着横竖不一但激情澎湃的标语，从骡车边经过。

保路闹成这个样子，朝廷岂有无端纵容之理？宛如紧张地看着这一切，赶紧吩咐随行的管家汤俊川，快去打听打听，青石桥怎么走？找到了光甫，我们马上打转身上路！

汤俊川应下声来，跳下骡车，挤到一家临街住宅前，向正倚门看游行的一个老者问路，却没有发现孟光甫和丁一轩紧贴着他的身边，匆匆走过，擦肩而去。

孟光甫和丁一轩是去走马街守株待兔的，他在茶铺，丁一轩在客栈，按照事先商定的，以路面上一块有裂纹的石板为标记，只要轿夫一踏上那块砖，两人便同时开枪射击，定让赵尔丰有来无回。

可是，这天非常不巧，孟光甫刚刚走进茶铺，茶铺老板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，拱手作揖道：各位先生，各位同学，本茶铺为了呼应“罢课罢市声援保路”的主张，从现在起也要关门歇业了。万望各位海涵哟！

茶铺的歇业，让孟光甫等人登时少了一个射击点，他仰头扫视着四周的建筑，四周店铺均已关门罢市，唯有悦来客栈还挂着招客的布幌。如果两把枪都在客栈的话，就没有交叉射击来得保险。

正当他打算招呼丁一轩再到下个路口看看时，夏楷满头大汗、慌里慌张地跑了过来，告诉他们，赵尔丰今天改变行程，未时整就出了总督衙门，要去少城！

丁一轩掏出怀表看一眼，惊呼糟了，也就是说，赵尔丰很快就要到走马街了！

机不可失，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刺杀良机。孟光甫来不及多想，当机立断，让大家别再犹豫了，然后吩咐丁一轩上客栈，轿子到位就开枪，枪一响，街上肯定大乱，他再趁乱冲上去补枪，务必击毙赵尔丰！

听了孟光甫的话，丁一轩有点发抖，大战在即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
孟光甫颇为沉着，冷静安抚他道：只要你的枪一响，卫队的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在客栈，这正是我开枪的机会；而我的枪一响，卫队必然顾头不顾尾，街上必定乱成一团，你正好从客栈后墙撤退，我也能趁乱脱身。而夏楷这个时候，则可以在客栈门口待命，丁一轩的枪一响，便假装害怕迅速关上客栈大门，尽量延缓卫队冲上去的时间！

虽然听起来非常保险，丁一轩还是不太确定，脸色苍白地表示，他还没有真正试过这把滑膛枪呢。

孟光甫依然胸有成竹地告诉他，简单，对准轿子，只管扣动扳机！

走马街南口，被清兵卫队护卫着的赵尔丰官轿拐了进来，一路浩浩荡荡地行进着；走马街北口，孟五德堂的两辆骡车也由北向南而来，亦步亦趋地朝青石桥行进着；中间与学道街交叉的丁字路口上，孟光甫正藏身在墙角，掏出燧发手枪，睁大了眼睛，静静地等候着，而对面客栈二楼的窗台上，丁一轩握着燧发手枪的双手也慢慢抬起。

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焦点都集中在这三伙人的身上。

随着两个面无表情的轿夫大步行进地踏上了那块裂纹石板，孟光甫将燧发手枪猛地举过肩头，静静等待着窗口丁一轩打响第一枪。

可是，随着轿夫踏过了那块石板，枪声却依然没有响。

孟光甫猛地抬头，这才发现丁一轩正一脸着急地使劲击发手中的枪，却没有任何响动。他再回头时，官轿已近在咫尺，即将擦身而过。此刻的孟光甫，睚眦欲裂不及细想，只见他双手持枪，纵身冲出了墙角，对准眼前的官轿就是一枪。

火光，烟尘，震人心魄的枪声。

一瞬间，街道像炸了窝似的乱成一团，马嘶人喊，狼奔豕突。孟五德堂的骡车虽然被车夫死死勒住，受惊的骡子还是高高蹬起了前蹄，在空中一阵乱蹬。

烟雾中官轿倒地，被击碎的轿帘后面空空如也。原来，赵尔丰早已洞悉

同盟会党人的刺杀计划，这是他特地设下的圈套。孟光甫大吃一惊，怔了那么一瞬，然后转身开跑。他的身后，卫队亲兵们不慌不忙地举起了手中的九子钢枪。

车夫刚刚按捺下惊慌的骡子，这才从骡车中伸出脖子探查消息的宛如，却看到迎面不远处，孟光甫惊慌失措地朝她跑了过来。

光甫也看见了迎面的骡车上，探出头来的竟然是大嫂宛如，脚步慢了一瞬。亲兵们的子弹随后即到，随着一阵枪声，寒光闪闪的钢珠撕破空气，直追孟光甫而来。

被打成血人的孟光甫，恰恰扑倒在宛如轿前。他的嘴角流出鲜血，轻声嗫嚅着：大、大嫂，对不起……

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恸天彻地：光甫——

3

天低云暗，山野死寂，孟五德堂的两辆骡车沿着蜿蜒的官道向自流井缓缓行去。

骡车的车轮在山间不停地颠簸，可是，宛如却永远都是一副失了魂魄般的表情，呆呆地坐在骡车上，眼含泪水，面如槁木。

本是前往成都迎接唯一的希望，谁料到这希望竟然破灭得如此残酷。难道从祖辈手中接过来的财富江山，真的要因为后继无人，面临崩塌了吗？

而此刻，在孟五德堂等待宛如的家人们却被蒙在鼓里，正欢天喜地、翘首盼着他们的回来。

前门，无数串鞭炮热烈地炸响，喜乐班子奏响了欢快的鼓乐，大红喜轿落地，轿帘掀开，大红盖头、大红嫁衣的新娘子被搀扶出轿子，围观人众鼓掌喝彩。

新娘子已经到了，新郎却还没回来，这一事实让站在前门接亲的颂莲和水香十分忐忑，心里头百十面小鼓直敲敲。正在尴尬时，一个伙计从院内疾跑而来，附在颂莲和水香耳边说了几句什么，颂莲和水香跟着便是一副瞠目结舌的表情。

后门，一口黑漆棺材被伙计们抬了进去。喜庆欢快的鼓乐声隐约传来，两个丫鬟一左一右搀扶着宛如，跟在棺材后面，所有人都是脸色瓦灰，眼睛红肿，脚步瘫软。

婚丧相撞，这一巨大的戏剧性场面，令孟五德堂阖府上下都愕然了。

那口刺眼的棺材被摆放在了大红喜字的正下方，伙计们手忙脚乱地在正厅里撤下“囍”字和红绸，换上了“奠”字和白绸。

就在大家忙忙叨叨着丧事，独自待在洞房的沈家小姐闻知事情真相，悲恸万分，穿着一身大红嫁衣，用一匹红绸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

新娘子在房里寻短见的消息，让本就沉浸在悲痛中的孟府上下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正厅里一片死寂，本来还想暂时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压下来，瞒住病中的孟敦甫，却没想到又横生枝节。宛如仿佛触电一般，一把扶住了棺材，几欲跌倒。

有顷，管家汤俊川上前提醒道，按常理，新人这会儿应该去老爷房里问安讨喜了。如果要瞒老爷，得赶紧想个万全的法子呀。

宛如肝胆俱裂，两条人命，哪里瞒得过去？没办法，她只好硬着头皮，去老爷那里言明情况。

连遭打击，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，得知消息后的孟敦甫心碎欲裂。

气若游丝间，首先映入孟敦甫眼帘的，竟然是曹原三那张扭曲的脸。只见曹原三满脸讥讽，大肆嘲笑着孟敦甫，说他年过半百还没有子嗣，偌大的孟五德堂看来只能留给他们瓜分喽！还有商会会长的金交椅，一个断子绝孙的人还好意思坐吗？还不挪开屁股让贤？啊哈哈哈哈哈！

孟敦甫无力辩驳曹原三，泪如泉涌，他竭力强撑着起身，对身旁的大太太说道：宛如，孟五德堂，孟五德堂我就拜托给你了……你、你、你千万要替孟家担当起来，不能、不能让它落在外人手里，不能让、让它垮了呀！……我、我替孟家祖宗先人感、感念你……

话还没说完，孟敦甫一口鲜血喷出，倒在了宛如怀里，离开了人间。

消息传遍孟府上下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
短短数日，不可思议的灾难竟然赶着趟儿似的接踵而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来不及去想这些，眼前迫在眉睫的是安排这三桩丧事。

无数的挽联、经幡在风中翻卷；白色的纸钱如雪花般飘舞，飞散；三个墓穴，三口黑色的棺材被缓缓放入，泥土随之倾泻而下。

一身素衣的宛如被颂莲、水香搀扶着，眼眶里有泪光盈动，但她紧咬嘴唇，竭力克制自己。宛如知道，她现在责任重大，今后，整个孟五德堂的存亡危机，都落在了她的肩头，她必须坚强。

水香有点看不下去，泪眼婆娑地劝道：大太太，您别憋着呀，您哭出来吧！

宛如却一脸严峻地拒绝道：不，老爷现在不想看见我哭，老爷现在想看见我坚强，看见我用肩膀担起孟五德堂！

墓穴中的棺材渐渐被泥土淹没，宛如眼望着墓穴，想起此一别，便是永别。终于，眼泪还是像断线的珠子倏倏淌落，她的腿一软，晕倒在地。

强撑着办完丧事之后，宛如大病卧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名医何汉儒又被请过来诊病，一番望闻问切，他面色严峻地断定，大太太是因为悲伤过度又兼焦虑烦忧，肝郁肺燥，气血瘀结，导致阴升阳退，心力衰微，伤了元气，不下猛药恐有不测啊！

随即他慎而重之地为大太太开出了一剂药方，还特别详细地提醒，这方子必须连服三七二十一天才可保得中元，而最要紧之处，是在于这方子必须以还元汤为药引，始可见效！

水香和颂莲当即好奇，这个还元汤是为何物？

何汉儒想了想，慢慢地说出了三个字：童子尿。

二位太太听闻之下，大为不悦，纷纷责怪何汉儒这是在存心找碴，明明知道孟府没有男童还偏偏要童子尿做药引子，这不是有意刁难吗？再说了，孟府家大业大，若立块招牌到市场去寻，那岂不是让普天之下都知道大太太是喝尿医病，脸面都没了！还有，竟然还要求必须是娃娃早晨屙出来的第一泡尿，这个谁能保证呀？

两人正没头没脑地抱怨着，管家汤俊川走了进来，得知情况后，当即建议去府外寻找，而既然须是每日天明第一泡晨尿，还有一个时辰的限制，为免某些环节掉链子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寻个男童暂养府内，专人伺候每天早晨这泡还元汤。

两位太太都认为汤总管所言甚是，当即吩咐他去府外寻人。

次日一早，一个怯生生的汉子在孟府伙计裴二娃的带领下，牵着他四岁的儿子跨过了高高的门槛，走进了巍峨的门楼。

怯汉子名叫朱老八，是德福井的烧盐工，带着婆娘从泸县到自流井讨生活，四年前生了个儿子，还算结实，也不算太脏，大体符合要求。

人被送到了汤俊川面前，他抬眼望去。正如裴二娃介绍的那般，跟在朱老八后头的那个小男孩，生得是虎头虎脑，后脑勺上还撅着一根猪尾巴似的小辫子，见了生人也丝毫不怯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看。

他，就是狗娃。

狗娃随即被安排暂住孟府二十一天，专人伺候，每日清晨贡献那一碗还元汤。

对于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狗娃是乐乐呵呵地接受了。有新衣服穿，有肉吃，暂别父母这也没什么。他毫不犹豫地跟老爹告了个别，留了下来。

自此之后，每日天刚亮，便由彻夜守在狗娃身边的丫鬟荷花接下第一泡尿，再由腊梅送去厨房，之后被端到大太太面前。

一天两天，宛如的身体渐渐康复，身上也有了力气，精神随即恢复。她心里清楚，自己决不能倒下，不然就会愧对老爷的在天之灵。既然他如此信赖地把孟五德堂托付给自己，就不能让老祖宗看不起，不能让盐场那些盐商看笑话，更不能让孟五德堂上上下下以为垮了天，陷了地，大树要倒了，猢猻要散了。

宛如挣扎着从床上起身，又开始像从前一样处理大小家事。首先是安抚沈家亲家，赔给他们一万两银子，告知光甫突发绞肠痧死人，好在对方也没太疑心，倒是孟家老爷一并撒手西去甚感意外；然后，是井上的大小事宜，眼下盐市虽然疲软，不过孟五德堂的盐仓馈空，正是减推增煎的好时候。

荷花每天陪着狗娃子在院子里玩耍，这天，刚好撞见了在廊檐下晒太阳的大太太。

宛如把狗娃叫到身边，没想到却被他笨拙可爱的打千，童言无忌的话语，顽皮活泼的性格深深吸引。

之后，宛如竟然每天开心地和狗娃玩在一起，又是掏鸟蛋，又是斗蟋蟀。吃饭的时候，还把狗娃抱坐在膝上，又是夹菜，又是喂汤，分外亲昵。

看着狗娃和宛如形影不离，一旁的颂莲和水香这两位姨太太很是不悦，说什么只听说喝奶喝得出感情，怎么大太太喝这娃娃的尿也喝出一个难分难舍来了？

孟五德堂上下只有总管汤俊川意识到了什么。果然，一日，宛如对汤俊川感叹道，这娃娃要是一个孤儿就好了，我收养他，让他姓孟，以后给孟五德堂撑门面！

汤俊川当即明白，这还不好办，让朱老八把他过继给孟家不就行了。

宛如却略有担心，平白无故的，人家凭什么把孩子过继给你。

汤俊川想了想，建议道，不行就签一份契书，再给一笔钱，让他们回老家盖房子置地，条件是这辈子不能再进自流井！

宛如听了，不禁陷入了沉默。她自从十八岁那年嫁给十五岁的孟敦甫，又做妻子又做娘，两人不仅感情很深，更是孟敦甫须臾不可离开的贤内助。如今，孟敦甫撒手西去，如何保住孟五德堂，成了悬在她心头的最大难题，而狗娃子的出现，却让宛如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
为了抓住这一线希望，宛如默许了汤俊川的建议。

却没想到，这个消息被二太太颂莲和三太太水香知道后，顿时生出了许多是非。

自打孟老爷去世后，颂莲和水香就没少抱怨过。

颂莲以前是个唱戏的，长得颇有姿色，当初嫁过来做小，也是指着能给孟家生个一男半子，子荣母贵，却没想到结果竟然是今天这样。她总是念叨，还不如十六岁那年跟着富春班跑了，那个唱小生的云娃子眉清目秀，一句“更阑静，夜色哀，明月如水浸楼台”唱得人心尖尖都在颤，一辈子给他打洗脚水都愿意。

水香也跟颂莲差不多，当初觉得自己能够嫁给孟五德堂的老爷，哪怕做小也是招人眼红的，却没想到竟然要孤寡到老，真不如嫁个吃得饱饭就行的如意小伙儿，起码还有几天快活日子过，起码还能有自己的骨血养老送终。

两人既害怕老爷走后，孟五德堂这棵大树倒了，从此自己失去了靠山；更害怕如果离开孟府，两个寡妇没有去处，只能嫁个下力人，吃糠咽菜住茅棚。

听到了大太太要过继狗娃子给她当儿子，两位太太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颂莲更是找到了大太太，言明自己家里虽然在江安乡下，但也有几百亩地，算得大户人家，大哥如今在家里主事，嫂子一口气给他生了七个男娃娃，那个老七今年两岁多了，人见人爱！既然要过继狗娃子，还不如过继她大哥的老七。那个狗娃子是什么东西嘛，不过一个烧盐匠的娃娃，又顽劣又没教养，以后肯定不成器，我大哥的娃娃起码……

颂莲话还没有说完，宛如就面无表情地抬手，制止了她继续往下说。

过继一个外人的娃娃到孟五德堂而没有在自家亲戚里面考虑，大太太不是没有想过。颂莲、水香，包括自己，娘家都有一大家子人，聪明的娃娃也不是寻不出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她都不能选这条路。因为，过继了颂莲家的孩子，水香怎么想？过继了水香家的孩子，颂莲又怎么想？那孟五德堂往后就不清静了，就要生事了。再说，过继了狗娃，是要拿来当亲生儿子养的，今后要他做

孟五德堂的顶梁柱；而过继亲戚家的孩子，哪个家里都有舅子老表七姑八姨一大堆人，那孟五德堂以后就危险了，就算不被五马分尸，能不能继续姓孟也都难说了！真要那样，怎么对得起老爷？

大太太一番剖析，最后一句“孟五德堂的存续大事不是儿戏，颂莲你千万不要有见不得人的私心私念”让颂莲彻底无语了。

颂莲希冀宛如收养自己侄儿的愿望落空，气恼之下，无意当中撞见狗娃独自在院子里的水井旁边玩。

一腔恶意冲上心头，颂莲蹑手蹑脚地朝狗娃子走过去，抬起一条腿，狠狠踹在他的后背上，狗娃子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，就头朝下栽进了水井中。

幸亏这一幕，被刚巧从耳房走出来的荷花看见了，不然狗娃这条小命，就凶多吉少了。

而得知消息的宛如更是怒不可遏，呵斥颂莲竟然为了自己的私念，朝一个四岁的娃娃下手，简直是蛇蝎心肠！她毫不留情地将颂莲赶出了孟府。

而汤俊川那边，准备好了契书就立即去找朱老八买狗娃，却没想到，朱老八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般，儿子是自己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哪个也不能给。

汤俊川苦口婆心，大骂他愚蠢，想想狗娃要是过继给孟家，以后是什么前程？跟着你朱老八又是什么前程？

朱老大还是一根筋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耗子生儿打地洞，老天爷把他投生到我家，他就是做烧盐匠、钩水匠的命，我认！

最终，不管汤俊川愿意出多少钱，朱老八都是态度坚决地予以回绝！

好不容易相中了一个娃娃，还没这个缘分，宛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汤俊川不依不饶，想说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？

宛如却只有沮丧地摇了摇头，他爹妈这样稀罕他，就算过继过来也是藕断丝连，以后少不了麻烦的。

慢慢再寻吧，必得是合适的孤儿才能考虑。

二

1

两天前，反大清反朝廷的同志军在荣县闹了独立。这帮人烧了衙门，赶跑县令，宣称不再当大清的子民，要搞共和。于是乎，周遭县乡的百姓因为没见过这等大变天的阵势，纷纷逃离家门朝自流井涌来。他们心里想着，这天下大乱了，富甲全川的自流井总不会饿死人吧。

于是，平日原本繁华的自流井街道，此时混乱不堪，到处都是成群一群衣衫不整、拖家带口、神色凄惶的流民。他们有的跪在商铺门口乞讨浆水，有的在垃圾堆里翻捡食物，还有的索性在房檐下铺开篾席安营扎寨。

衙门里主事的人一个也找不着，四处乱哄哄的，自流井的商铺们纷纷无法正常营业了，只好由商会出头，把大家招呼过来，开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
自打庚子年自流井商会成立以来，大家相约，谁家的井灶枋号占了鳌头，谁便是商会会长的不二之人。作为本地大户，孟五德堂一向稳坐头把交椅。如今，孟敦甫虽然驾鹤西去，但是孟太太宛如却当了孟五德堂的家，生意经营得张弛有度，自然也当仁不让地持有商会会长头衔。

看这闹哄哄的形势，宛如也没主意，只好按照以前灾荒年谨的老规矩，号召各家各户按拥有井灶的比例出钱，设几座粥棚赈济街面上的逃难之人，先稳住眼前的局面再说。

可是，对于这个提议，众商户当中有人点头，摇头的人却是更多。大家纷纷害怕粥棚搭了也填不饱流民的嘴，自己却给自己挖了个无底洞。其中，孟五德堂老对头曹永茂堂的曹原三甚至还觉得，这不比往年闹灾荒，个把月时间灾民就能散。同志军敢跟朝廷对着干，那抱着洋枪的安定营、巡防军不可能依了他们，保不准还有一场大乱。

众人各说各的理。

最后，只好还是由宛如来拿主意，总不能看着市面上这些流民活活饿死吧？先搭粥棚救人！